

四明叢書

張宗祥



春雨樓初刪稿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壽鏞讀鄞志董小鈍先生傳深惜其據行狀僅論其政蹟而不一及其學術傳者之隘也先生爲謝山大弟子謝山固嘗以有用之才目之然所施爲僅僅止此先生有不屑者焉先生之大者在傳雙韭之學今其文集所載如論深衣論廟制及禹廟記繆之類皆深於禮者辨南寧三江請開復甬郡三喉之類皆熟於水利者記陳秀才事書樂平志張彥芳傳後浩氣吟跋與夫寄屠法田論吾鄉明季諸公立祠祀書皆表彰節義者又如兩

次奉書某君論修四庫全書一謂當彙爲書目勒爲定本使後世作僞之士如張天覺劉炫之徒無所施其伎倆一謂謬託於經而不可言經降而至於顧愷之陸探微馬和之趙孟頫之徒蓋皆工師游戲之筆又如顏鼎受之國風演連珠王禕之禹貢周官急就章張九成之論語詩宇文虛中洪皓之春秋百詠方回之易吟其去畱當先著凡例此尤精於經義者也若夫粉社掌故如燕京三里河薛家灣鄞縣館及郊外殯舍不讀其集幾無人原其始者且當文網嚴密之時結埼文字存而未

刊其答范莪亭書述邵海老言他日盛行必在曝書亭
之上又答蔣柳汀書有云禍患者天之所爲豈人之所
能避哉義正辭嚴讀之懍懍然有生氣然則傳先生卽
所以傳雙韭而先生之文雖不及樗菴之彊健卓然有
功於雙韭雖樗菴有不逮焉斯集藏諸伏跗室久矣壽
鏞爰取而付梓且著其學行焉抑考鄞縣藝文志曰紅
雨樓文稿十四卷一名春雨樓集然讀其自序蓋年過
三十之作春雨樓集蓋合先後著述而成者也今曰初
刪稿又削其繁矣因並論之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後

學張壽鏞序

約園刊本

鄞縣志本傳

董秉純字抑儒一字小鈍竑之子受業全祖望好談政

治

齊佳士
撰行狀

祖望目爲有用之才

蔣學鏞答
小鈍書

乾隆十八年

以拔貢需次京師久之補那地土州州判

四明
談助

那地本

獠獠雜處雍正八年始立漢官其俗喜唱蠻詞男女野

合甚至棄夫不顧其夫家知覺則採取毒草自戕秉純

乃親爲曉諭

行狀

禁蹋歌鬼師剷除毒草

蔣學鏞
撰壽序

集鄉耆

朔望講鄉約俗爲之變那地山多田仄禾收甚歉秉純

出示兼種二麥編氓賴以活州治西南二十里有大山

壓溪溪水穴山而出遇大雨水漲不能驟洩東南之田
常被淹沒秉純謀所以洩之之法并爲築隄以防衝決
其地生員不滿十人童子應試者僅三人詢之則以應
考者惟官目子弟得與百姓不得列焉乃力勸土官破
格招徠那地生童始多行狀在任八年談助歷權天河縣上
思州事天河自唐建縣以來士子未有肄業所秉純葺
文廟創建鳳岡書院延掌教集諸生誦讀作學規四條
一敦禮讓二明經術三習詞章四嚴賞罰揭之講堂俗
尙巫覡偽造符咒經懺立教主斂錢惑眾秉純嚴革其

習在上思見丁祭禮器殘缺儀文簡略卽爲增修州地
閒曠民不知種命樹瓜蒌之屬以資食用且令陸地徧
栽桑麻民皆得挾纊列生祠祝焉尋擢甘肅秦安知縣
秦安風俗好爭鬪每因小忿不恤身家罹大辟者歲不
勝計秉純刊布律例頒四鄉父老令其宣明勸化鬪風
漸止城北十里有鎖子渠淤塞數十年力濬成之書院
無資產時有作輟秉純集眾捐輸得千金買田五頃入
之奇零沙磧爲民閒所私墾而難責以陞課者勸令少
輸地租歸作書院經費落成於乾隆五十一年春因題

曰春雨書院復念各鄉肄業者遠不能集爲建隴城玉
山河陽三義學五十三年以疾歸里卒年七十一
狀行

春雨樓初刪稿目錄

清鄞 董秉純抑儒撰

卷一

碑記

卷二

序

卷三

序

卷四

書

卷五

贈序

卷六

疏引

卷七

志銘

卷八

狀傳

卷九

祭文

卷十

雜著

承意創之東林黨禍作盡毀天下書院王氏子姓捐金
上度支兩書院得無恙今復百餘年矣兩書院皆蕪沒
予友今宰黃君允諸生某某之請復慈湖之舊而請予
記予曰君可謂知本矣夫古者長民之吏未有不兼師
儒之職田疇廬井桑麻歷久有代謝而詩書氣澤流轉
無窮三代以降東漢循吏最盛其民遵循教化嘗至數
百年之久後世吏與師截然分爲兩途爲吏者但知簿
書而已矣刑名而已矣本無所挾以化其下而下之所
以奉上者賦稅而已矣力役而已矣於是雖有卓異之

吏淳悶之民不過苟且相安於無事而去思之碑德政之頌則尤猾吏奸民塗飾耳目上下交相賊者之所爲今試執邑之人而叩之曰某令之前爲某令某令之前爲某令其知之者必其及身而見者也必其博雅君子也否則寂然無有能應者矣夫豈獨其民之偷則上之所以使民自不能忘者其道本無有也方文元公治樂時興仁講禮諄諄爲樂之人士昌明本心之學故其教化未有窮盡既蹶復起而金氏書院之成陸起龍爲之記溯源於慈湖之教序大夫之造士與所以講學甚詳

且悉故歷今或四五百年一二百年講堂絃管已無片羽隻籥之存而噓殘薪而吹剩火尙有如吾子及諸君之慕義孰非文元公之教澤流之甚詳哉卽今日吾子之不忘文元知樂人之不忘吾子於他日已故曰君可謂知本也抑文元公吾鄉之先師也碧沚鴻禧之館本心之緒言觥觥如也予雖愚下猶能憶其一二暇日庶幾與吾子及諸君次第及之

新建天河縣鳳岡書院記

今天下文數日隆省府州縣庠序之外莫不有書院慶